詩書說記
祭文
附錄
松廬集 全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ANMUN
JUL 30 1969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松廬集序

嗚呼此故川城高士松廬遺
卷也余嘗以槐潭先生喪
出拔發湖門孟我一方之時又
有聞就仲儒居仰勢嶺南
槐翁之所著所編及已印行
竊悅松廬公之祀宋文獻

曰吾之從孫東進與槐翁孫
墨榮甫携門袖一冊而言曰
吾祖壽不免夭文又不廣蹟
唾叔嘗僅是煤蠹餘而收拾乎
曰探究用工尤在當學二書
所以續纂要爲名以胥槐翁
之四書纂要而方付剞劂而

權斯文相翊已序其學子亦
毋悖於原稿一字等錯尤其
人莫有以悅遍樂中而謹
閱編錄及按其書且復熟悟
將果凡號年十二世名字亦
須有雕篆並之之意常論
之人之理曰二人字為人為之

至仁者天而得是理爲人也及
冠刑家者法人稱以不得中
成義昇帥觀爲有根範物問
四經次序理氣備全之門至
業與詩書源而与論學淵並
求誠乎門室純就多問而出
襄釋經旨闡發不明其他序

紀之渾乎其章又不可以管見
易之貴彝常疇倫之學界
多有品長文才而皆乎生邑之
反嘗與乖理之遮伐根翁
寺先遜算以篤竇實釋究
不暇餘甘工再伏詩錯篇是之
又不饒年尙翁殁二千載之

係一門氣數之間設乃并施
其妣予也大凡吾人之吾書
己也乃久壹猶傳吾書名
乃不出書壽不壽形其不賢
不受又爲猶有其名說曰有
陸吾在有立蓋人之矣乃不
清文吾吾書之神相旅字百

年中匿之猶今因二友之與
及勤請將爲示於圖書其
命梶翦刷書上有光名言
之君子撥人事以通經
學古爲先務之尚以古爲以
韞櫝不售落以後及時與寫
而等古異名乃書而感乎

中易此

上章涒灘淸和節將仕郞

前惠陵參奉眞城李中

轍謹書

松廬集目錄

卷之一

詩

書

附錄

松廬集目錄終

松廬集卷之一

詩

酉谷青巖亭參講會 十二歲時

巖石平如堂又起亭之堂開筵多弁巾儀表又堂堂

見孫日戲吟

翁是昔年兒看兒又生子兩老如延歲可抱孫之子

族兄槐潭先生 相說挽

從古人才間世起吾公又是草萊賢存心實學

非貧力睟百眞工本賦天志願平生三樂詠文章死後六圖傳揚家何幸童烏在留待他時繼述全

情親兄弟又兼師恩義人間兩不虧積裏珠藏堪可惜烏頭力去更誰醫理乖仁壽天難信痛切樑摧運所縻耆耇如今哭相謂川城來日撤臯比

李丈 有醉狂吟和呈

問翁何事醉狂號五十年知四十非若得聖門裁制力也消推與浴沂歸

車巖山水最奇勝爲報春官物色星人自好高
翁自貶有名還是欲無名

書

上槐潭先生經義問目

問大學或問小註或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
朱子曰理必有用何說心之用乎云云愚意鈘
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者理則疑若理不能自
用而今謂之理必有用者未審何意也且朱子
曰理雖在物用實在心前後所言似有不同亦
何義也

答這心之用云者心爲之主也用在心云者理爲之主也理會得理字分明則理之有用可知心之用獨非理之用乎此等處不可容易放過幸須潑究得徹也

蓋經一章節節句句皆於傳文中釋之獨定靜安三字未見分明釋處但止善章知其所止而無疑惟此無疑二字恐似貼此三字着來未審如何

答定靜安三字只是知之效既是有止至善之傳則定靜安三字亦在其中此言明德新民之

止於至善之小階級而其旨貫通乎八條目之中以無疑二字貼看恐未然

按旣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而后知至欲見這箇功效必先下那箇工夫耶

答所論若有意義然更加究索實格其物實致其知也

竊惟治平道理要在使衆而其道則只一慈字耳故治平章說得慈處煞有力如引康誥而獨言慈又合弟恤孤兩節兼言孝悌慈如如保赤子慈之至也恤孤慈之施也是以申言以明之

如貪戾則慈之失其道而必言之者以示爲上者之尤不可不慈耶

答孝悌慈皆所以修身而發於家則重在修身而不在使衆且貪戾慈之反仁讓者又非孝與悌之謂乎

精一執中似屬動處不能致中安能執中盖工夫動靜交養不可偏也堯舜禹授受之際豈獨於動處丁寧乎竊惟前古聖賢皆就動處用功所以制外養中非欠却靜一邊如何

答子思始說出未發之中言之者不爲多而不

爲少也知此則堯舜禹之微旨可見矣
朱夫子釋五常獨於智字未有明釋者何也
答先儒已有此說胡雲峯沈番易皆有訓然亦
不能無疑今但因其所已言默會其所未言矣
何必別立訓釋予嘗有聞於湖上也
謹按心統性情圖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
發而理乘之蓋其然者氣也所以然者理也人
之一身內而具仁義禮智之性外而有耳目四
支之形而外物感觸而動則四七皆然然四端
之發直自性分中流出故曰理也七情之發但

只形氣所動獨曰氣也如此看如何

答理氣互發之云且熟翫天理流行之妙人心性情體用之全然後可以默會非謂理發時氣專不動氣發時理固自靜也以有主理主氣之分故耳更究推索幸賜反覆如何

朱子曰未發時看義理不得才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無義理之條理又曰未發時雖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個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禮智皆然其下即又曰也要識得底物事如未識得底物

事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
未審事物之在內者與無義理條理之說何以
有別識得事物與看義理不得者亦何以有別
答鈸
道中庸及崇禮工夫恐似屬力行底而章句却
屬致知何也
答子有所受聞焉此章以存心致知分道體之
大小則處事與謹節文不得不爲道體之小而
爲致知之屬也如何
一云陽氣自北而生循環四方一云陽氣自地

下而生升降上下今按一是橫說底一是竪說底二說恐似相反而陽氣自北而南者河圖八則陽生之說也陽氣自下而升者一陽初生之說俱有所據與所從而言歟

答二說俱有所據而陽氣自於北方而生於地下是爲最切

氣動則理亦動氣靜則理亦靜理旣爲造化之樞紐主宰而又與之動靜者何也

答理氣元不相離氣旣有動靜則理安得不與之動靜耶天以陰陽化生萬物而旣生萬物理

亦掛搭於其中古人亦有大根柢小根柢之說雖謂之一本萬殊亦無不可理若塊然一物則何以爲造化之樞紐主宰是亦得聞於湖上者也

答雙湖琴文亨之 養蒙

昨臘蕭寺雪月連宵唱酬開發甚多匪止爲閒追逐說話而今又三復珍帖宛對清範於山陰昔日也前此批誨如相協昏蔽自多失入十無一二記憶處殊甚惶懍大抵性理一款先儒已有定論更無可疑處然以妄意以爲事物之理亦

惟吾心之理也而其用無窮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此爲體稱量造物事去此爲用槐翁在世之日已經稟質非無鐫駁策勵之力而今旣云亾所得者又隨而俱喪有疑莫叩玆敢稟呈幸変以平日所聞於湖上者垂教也

答邊龜隱警遠 振鐸

吐溪一別迄今懸仰未三日而又曲施惠問不知所以爲謝也仍審體度崇衛爲慰浣相協省側姑依耳第念槐翁之學問德行奄棄後生實私門之運厄而亦吾黨之不幸也況相協傚

仰之地入靡考問出靡依將尤何以爲心求示欲言而吞聲者實先獲語也喩及孫友辨說恐似纖繞牽引而於大體有沒仔細之病幸高明更須精覈有得乎第四第五章表裏諸說則孫友之說可知有牽強零碎之患矣不揆狂妄率爾及之未知如何

與李丈善甫之元

別來慕仰尤勤謹惟炎夏棣體萬衛相協杜門養病以藥餌爲日課頃洞無安淨時耳俯借冊子姑爲束閣而第待身痾少間携一二同志八

蕭寺中欲討個月日而究觀顚末然病情如此又昏情爲習雖欲遂初心似不易耳二子所業未知精詳與否而其志亦足嘉尚幸須暎念餘五册倘復不吝見借耶是望

答金 養健

向別迨今耿耿未惟日者研賾益勝相協窮居陸碌無所寄意於斯世而每得賢者左顧開發迂滯似有振奮乎高明光大之域則自以爲激勵興起庶幾有此生不虛之望左右之恩已足深厚而又能時賜警策不匝月而笥束非止爲

寒溫情素而論及於經傳聖賢之訓自顧疎鹵
何以見拾於淸鑑而周章若是也且見解謏劣
不足相發于格言至論之中而欲只仰謝字句
讀同異之末是所謂雜滛哇於鍾鼓之聲自當
見斥於正歌之筵而終始不棄不以爲辱而勤
心從事則又此生之一大幸也

別紙

傳十章皆曾子之意而十目一節特加曾子
曰字者盖所嘗警戒之辭而非止所以釋經
之意耶

看得是

閒居章誠於中形於外一句或以爲兼善惡

言之或以爲誠者眞實無妄不可用於惡

一邊云云

昔嘗有此句紛騷者故朱子曰惡之眞實無妄

處謂之兼善惡則似禁止其爭端矣不可以單

指善立說也

憂患恐懼亦有界分耶

朱子恐懼是目下逼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

憂患是思慮預防將來有禍福利害自是不同

也

庸學恐懼同耶異耶

大學之恐懼爲病省其心之動也中庸之恐懼養其性之靜也雖然無大學之恐懼然後可以存中庸之恐懼其所以知中庸之恐懼者乃所以省大學之恐懼也

有心無心是兩項病痛耶

只是一病盖纔於忿懥等上有所偏繫之心則自然無心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也

誠正兩章章下添入註脚何也

兩章俱不言誠意之在致知正心之在誠意故特言其意以補之序所謂間亦竊附己意者此等處也

七章八章只言其病而不言其治之之術則同矣結語之有正反何也云云

或曰七章則蔡邕古經心不在焉之下有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條故以是爲正心之功而正結之八章則無此等用功語故反結之此語似然正結反結皆承經文定之不可如是穿鑿看也星湖疾書有是說

旣曰誠正而身修則豈復有五僻二偏之失
耶
南塘說曰凡人心術之病大槩有三曰惡念浮
念偏念誠意則惡念絶矣而未必無浮念故誠
意而又須正心正心則浮念絶矣而未必無偏
念故正心而又須修身修身則偏念祛矣至此
則靜虛而體無不存動直而用無不正以至於
聖矣昔司馬公平生無不可對人言之事則意
可謂誠矣而困於浮念中夜不寐朱子中歲心
豈不正而其論贓吏怒形於色是未免有偏至

於晚年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則又沒此痕跡矣誠意而後正心正心而後修身者工夫次等可謂至精而密矣

答從兄上舍葛筏公相達

士彥從還袖致長牋示意勤厚憂病中如得淸凉境似聞道中遇李朴兩兄聯節入忠衙賀六七日子好山水好人物想不寂寥也信來久闊謹問旅次啓處連衙南德弘亦如何好主人也常牽戀不已相協宿恙凌兢蘇完無期奈何第惟門外便只是頹波而顧吾力不能着脚住耳

此事如不入手孰若返歸之愈也儀禮雖翔直
今回必須買得非直爲自己分上討究計抑欲
啓來學於日後爾士彥從卿裝未幾得泄病而
似兼寒疾年少者小不謹則必致此甚惱悶

答從兄上舍葛筏公 相達

離家不日患懷積積豈以夫妻子母之情愛而
然也第惟門户低孱子姪愚惷乎居教令雖自
不篤而每從睽離之日憂慮倍切不能食息暫
忽于懷則同憂之地豈忍使甑惕漫浪耶謹問
比辰靜中動引衛重閫庇均迪相協山寺數月

讀了數号殘編文字義理尚昧昧於胷中些少
記誦亦敢曰有所得云也但塵息日消閒致日
長一箇身心淨然若無纖毫人世氣味未知或
染入於叅禪家詖做出了一團泥塑像耶好笑
好笑俯詢曾傳奧旨以爲此身静處或有所心
解者而遠辱及此然無心看過不容有一分留
念而臨時湊合㠯可謂萬一當理之言也曾於
槐翁湖上摳衣之日聯袂周旋不爲不多而終
不聞一語以質難之今迺就空疎孤陋之人而
屑屑於此等無乃捨太陽而拾螢爝惡江河而

歛行潦也耶古聖猶有博奕賢乎之訓則此亦勝於羣居嘲謔獨處晝寢者之爲耶奚可以無益而捨之也

別紙

學問當以收歛涵養爲先而大學直以格致爲先

涵養本源小學已至此則實承小學已成之功故直以格致爲第一下手處非謂一入大學不復有涵養之事也

古之大學所以敎人云者指唐虞以上之古

而言歟

古謂三代以下也盖三代之前教法未備自三
代始有教法王宮閭巷莫不有學云爾則非渉
三代以前明矣

補其闕畧小註以爲補傳之第五章而或疑
不必然何也

放失云者謂本有是說而中經放失也闕畧云
者本無是說而未免闕畧也本有而放失故采
其舊而輔之如補五章正錯簡之類是也本無
而闕畧故附己意而補之如誠正二章章下添

註之類是也且自謂竊附己意云云則補亡章
何嘗謂己意之竊附耶

明德體用配中之未發已發耶

明德之體卽至善之體而未發之中也明德之
用卽至善之用而已發之中也明明德者卽立
大本而行達道也

所發之發字指何而言

本體之所發處非只是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
者如小註所言怵惕羞惡恭敬歎慕等類如性
理書所謂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中 如孟子言

平旦之氣 或求之文字之中而怡然有得如伊川所謂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 或索之講論之際而怳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 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爲間而受命 凡此恐亦皆是所發處所發處卽心之覺處故或問直着覺字也

盡天理之極無人欲之私愚嘗疑之己德之明在我固皆如此民德之新在人安能盡貫如是耶

此盖未察乎文義也盖謂自我新民之道如此

云爾非謂民德之新必皆如此也

事理天理亦有得名之異耶

盖言事理則天理在其中以人欲對言則謂之天理不言事理而只言天理則恐有虛空恍惚之病不言天理而只言事理則又恐有支離破碎而無復知天人一理之妙故如此言之

知止一節或疑其有格致意思如何

此是晦齋之所嘗言者也中州學者如王魯齋栢董文清槐方正學孝儒皆如此論晦齋却以此一節爲在於物有本末一節之下移作格致

之傳退溪以壞屋比之矣

本末終始本固可先於末而終何以先於始也

此輕重爲言之序也盖物以本爲重事以終爲重有終然後方成于事無其終則無其事矣以知止能得言之則知止而不能得者或有之能得而不能知止者未之有也此知止爲輕而能得爲重也經文所以終先於始欲使學者臨事見其終之爲重而必先志乎其終也聖人喫緊爲仁之意此其至矣

答族叔士彥 相彥

書來識心詎以閭面爲恨耶當趂修一紙以報其先問之勤而素性疎懶又苦應酬之太急擾閱幾朓朒而始把兎穎甚矣敏鈍之逈殊也叟惟比來體韻雅迪案頭家計亦劬心勞力處見行觧斛進之地否日夕傾注於左右者此也相㳺向同一二朋友抱書入文殊窟處消忘世慮潛心簡冊以暇日擬討泉石漸得乎物外意想自幸因此棲山之日治心節慾爲桑榆寡過之人而旋有世故之掣肘者不久撤還人事叵慮

每每如是無乃巨嶽靈眞終慳靜地使山外逋客不敢煩鬧於松桂崖磵也耶呵呵所示中庸疑義自來先儒論說在在明辨槐翁當日已且纂輯要領使後生末學逐處瞭然不啻如指掌之易見而竊念山外有山路外有路左右今日之問容或無惟但此中典籍不廣攷據無憑其於井見管測何資之有正所謂心勤而事左者也幸以所貢臆說反示而駁正之淺企淺企

別紙

丘未能一者聖人果有未能之道耶

輯畧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也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

言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而不及夫婦何也

前章之末旣言造端夫婦則此雖不言而意已包在這裏

鬼神亦說氣耶

朱子詩曰鬼神即物以爲名屈則無形伸有形一屈一伸端莫測可窺二五運無停云云或主正文爲德之言而謂之理或主功用造化之說

而謂之氣然以氣爲主而理在其中

鬼神氣也此章亦言道之費隱而乃以氣爲言者何也

道妙無形因氣而形故卽氣之幽顯以明道之費隱盖曰鬼神之不見不聞卽道之隱也鬼神之體物不遺卽道之費也所謂卽氣以指理者也

誠爲一篇之樞紐而始於此言之何也

前後六章莫非誠之所爲而亦難以逐章言之也鬼神體物不遺則誠之所發見故章內特言

之

中庸之道不外乎五倫而五者皆本於事親

故從其切近處言之而十六章之言鬼神何

也

只言事生而未及事死事鬼則不備故始言事

生之理幷及天地造化之迹且誠之一字爲事

生事死事天事人之大要故於此拈出其顯微

費隱之理而備言之

昭穆祔廟之義何如

呂氏曰父爲昭子爲穆父邇也親者邇則不可

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穆孫亦爲穆祖
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孫可以爲王父
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此昭穆祔廟之別也

反而曰亾焉何義

記曰入門不見上堂又不見入室又不見喪矣
亾矣蓋死而後亾也

君問稱孔子對曰尊君也而二十章之删孔
對二字何也

蓋所重在於明道而不在於問答故也

庸論之說仁智不同何也

若以擇善之知而對論於全體之仁則安仁者仁也利仁者知也若以睿智之知而對看於力行之仁則安行者知也利行者仁也此庸論仁知所以有淺深也中庸所謂知字有深於論語知者之知中庸所謂仁者有淺於論語仁者之仁而自不無同異也語以擇善之知對言全體之仁也庸以力行之仁對他睿知之知也九經章句云不疑於理不迷於事事與理固有分乎

蒙引曰自先用講明而言則謂之理自臨時區

處而言則謂之事

豫則立豫字豈誠底謂乎

不然也呂氏曰寇將至而爲干櫓水將至而爲防隄其爲不忌者幸也故素定者事皆有成言有成說事有成業道有成理行有成德用而有功動而不括

贊化育知化育贊與知字似有分

前一段是裏面說出後一段是從下說上

至誠如神聖人亦要前知否

人心本自虛靈事機之所動宜無不覺而衆人

蔽於私欲失其虛明之本體不能前知唯聖人
方寸之間天理純而私不容故虛明之體無所
遮蔽而幾之所動無不先覺聖人所以前知者
如此豈如後世所謂讖緯術數之爲耶

子貢之知孰王者之容亦可謂至誠如神乎
子貢此言正夫子所謂億則屢中者也

道之大者妄言之哉而至於小者亦言大者
何義歟

威儀三千細分則至小也合看則至大也

道中庸崇禮是行底事而屬知乎

語類曰夫能擇中庸以守之無使有過不及之差謹夫節文繁殺而詳悉無使跂者只是知之事而盡此而後方可以眞知故行得到洽好處無些過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之效謂之致知之屬夫何疑哉

論語溫故與此有異

此言存心彼言學習此重在溫故彼重在知新

此一節以天地人德分看耶

廣平游氏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此

說失錯不可信也

答族弟善仲 相元

栢麓講席數日周旋自不免膠擾煩稠之勞而耳目所及得其前日所未得者亢然於心肚之間則亦云幸矣未知左右亦以多少撟柔者不至漏恣而持守足以爲他日攷據之證否大抵今之人粗有聞觧不以爲身心上克治之具而翻出說話誇與外人示其見識之遼博負挹之客贍則要知釣譽之弊何異於壠斷販夫網利之手段耶所藏於中者雖美玉珍寶亦不免眩

市求售之譏況乎以瓦礫之物而倖望其善價耶沒世不稱聖人惡之四十無聞曾子言之爲善不實名不著焉則罔生幸免是可憂也所以使後生小子慥慥乎人一己百之功愚而能明柔而能剛勉勉循循期底於大人君子之域非欲其近名求知之爲而末路滋僞反以聖人訓語竊以爲徼利之捷逕則豈不誠薄惡氣習乎相協嘗祇畏此心斂約退伏不要見知於隣里塊守窮广兢兢慄慄期欲爲一生寡過之人則口欲不出言身若不勝衣氣魄力量低屖淺短

終至於懦夫庸人之下正所謂畏首畏尾者何
足與議於有爲之科耶患欲捄弊而又生一弊
始知吾人立心行己之難也左右重訥且剛果
有餘必不見惱於二者之病矣須早立本領極
力求進毋以小成近功自滿於心則下梢做得
豈止爲鄕里善人而已耶吾宗衰替對輒憂歎
將來一番振大之望不在徒言在乎後生力學
之如何耳明者想已諒及然互勉之地何苦含
默不言也所示不疑禮不敢自是己見方欲廣詢
於知禮大方家以爲日後塞責之計而中庸句

讀隨所聞錄呈亦豈易而言乎望賜斤正耳

別紙

周家禮制周公若不制定則孔子亦以賤而自專避而不敢耶

制定禮度本非聖天子不能孔子豈以一代時王之制而爲出位犯分之事耶新學後生粗有一知半解而遽欲擅立禮制者不可不鑑此章之戒也

世爲天下之世字作何義看

世世世也天下一世也韓南塘曰與百世世世字

同若作世上之世則與天下字相疊

又言仲尼何也

中庸以天與仲尼爲模範故終始言天與仲尼

敦化川流何以大小也

易繫辭曰彌綸天地之道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大德敦化曲成萬物之宜而不遺如小德川流

孔子竆而在下不得行天子議禮制度之事則其功不及於大舜文武之道歟

問政前三章引大舜文武周公之事極言聖人

治道之大而以夫子之言終之此前盡性前知
章極言聖人天道之至而又以夫子之德終之
蓋聖人之德未有盛於夫子者故到底引夫子
以明中庸之極功三十章又贊夫子祖述憲章
之迹可見其述之之功有倍於作者而所以能
集羣聖之大成也

仁包四德則可矣而知亦包四德耶

章句曰聰明睿智包下文四德而言或者謂智
居五性之一豈可專一心之用者乎蓋智之爲
性偏言之則爲知是非之理專言之則爲知覺

之理未發之前知覺不昧而其理則智也已發之際知覺運用而理之乘知覺發見者卽知之用也心之體用不外覺之一字而智是覺之理則智之全一心之德又何疑乎且智之包四德猶仁與信之包四德也五行之中水與木土皆能以一氣包五行故其理之爲性者亦皆以一事包四事也朱子嘗言木爲發生之性而包五行水爲貞靜之體而包五行土爲包育之母而包五行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不敢以信者列於其間盖

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據此則智之能包一心之
德不啻明矣況知覺旣以一言包此體用之全
則其所以爲知覺之理者亦必有可以一言名
之矣

其淵其天非特如之而已者此章聖人之德
有加於前章之德耶

前章以其著於外者言之此章以其存諸內者
言之自其外而觀之則聖人與天其事殊矣故
但曰如之而已自其內而觀之則聖人與天其
道一也故卽曰其淵其天事之殊者聖人侔止

語默人而非天矣道之一者聖人作止語默渾
是天理矣蓋就一人之身分別內外而言非眞
有高下優劣之卞矣
二十一章以下分言天道人道縷縷至十餘
章莫是爲兩項道耶
天人二意間見層出若無倫序而詳求其緒則
天人相仍一串貫通二者分類各自得序於此
蓋見子思用意之深而每讀此篇未嘗不有感
於良工心獨苦之語若孚美者亦可謂能識作
者之心也

風之自果何義

巽爲風离爲火盖火熾則風生而火者風之母也君子知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夫身之所出唯言與行言有物則非虛言行有恒則非僞行言行相顧則其身修其身修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矣此所謂知風之自

答族弟宅中相洛從弟敬承相啓

睽席已月餘隨時瞻悵如惄如渴未惟清秋旅幌玩賾日有潑造左右應酬罔或差舛庶見逢

原逆刃之驗不啻若期仗本非目中輩類之所
可擬議則規規傾嚮豈以尋常例也相協塊守
窮廬了無意況唯書冊義理可以遮眼而開心
苦之師友發難之力此亦不有推究新得之效
則虛生幸免之歎庸有旣乎近聞左右用功勤
篤非懈不唯於書策佔畢孜孜致力律躬治心
已超乎卑近淺陋之科而劉跟於古人先達之
域孰謂衰叔澆薄之日而有淳庬雅潔之人也
顧此庸劣亦幸聞風奮振如可以措身繩檢矩
尺之中則始知友朋講劘之益不在於紛紛頗

舌只在一心上相知矣幸荷幸荷不中讀書多
疑何不然也協曾從槐老樞衣於湖上與聞於
問難講質之地當時思量似若有會於心胷言
意之間而樑摧哭黻已經數十星霜則茫然亾
失初若不相干於文義口耳之末今對案追記
漏釜所儲不啻十之一二敢抗何顔措說偃然
如老將竪旗指揮三軍也好呵所欲言者非止
百十殆難以寸楮罄也早晏歸篋盛貯刮目之
資以還是庸企慕豈以未前阻闊爲懷也

別紙

問見顯亦在所不見聞否

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爲見顯所不見聞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蜋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

中庸兼存省大學單言省何也

就君子成德之要而兼存省就學者入德之方而單言省存心於未發而察其方動之幾者是君子成德之要察其心之所發戒其偏主之失者是學者入德之方

旣常戒懼而又加謹者未知如何用功

戒懼工夫不特於靜時做動時也如此愼耳盖獨者機動之初理欲分界處故所以於戒懼之中尤加謹也

言喜怒哀樂而遺懼不知何故

人情上姑以陰陽兩邊大者而言之若代樂以懼則陽少陰多而不成得大矣此乃只言動靜中和之德而已非歷數性情如孟子四德四端之爲故擧大數也

未發時非但惡念不萌善端亦不萌耶

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
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朱子曰
未發只是未應物之時雖市井販夫廝役賤隷
亦不無此等時節

未發之中

朱子曰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
謂之淸對四方而言則謂之中

問無極而太極乃未發已發之理否

西山眞氏曰卽吾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
發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狀之中萬理畢具非

所謂無極而太極乎

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

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欲不如其意便要啼號雖是眞實已是有所倚着若未發之中渾然寂然喜怒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

庸學章句性發心發之不同何也

此言性發者據經文中和以性情言故也大學言心發爲意者據八條言心故也其實心性之

發者爲情而商量計較者爲意豈心性各有發
用而情意各有苗脉哉
不曰不失其守而必曰其守不失者何也
此段方說未發之中自不犯分故謂之其守不
失若曰不失其守則帶得安排意思便不是未
發之中
吾之心正吾之氣順云云者果合於致中和
歟
致中故心正正字貼中字致和故氣順順字貼
和字以未發之主宰者言故曰心以已發之流

行者言故曰氣

　修道教兼在位育之內否

致吾一身之中和則教於此立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本文不復說修道一句然此特以理言也若乃人之自分則何可只修一身而遽望人人之自新物物之自得乎

　小註新安雲峯之說孰優

恐新安註似長

　體要本體之要者乎

體要如木之體榦裳之要領或曰體道之要此

章爲一篇之綱而又爲下十章之綱也

答從弟君益 相禹

近況何如家間後生或有留念向上進步得眞實境界耶今世級漸降功利誤人鄕曲鄙儒以文干進滔滔不止古人立言垂訓之意寧欲使學者因之爲釣竊名利之具耶每一念至心寒骨戰不欲更鑽故紙而直仰屋長吁而已也以君盛年已果超出俗臼能脫然於休戚得喪之課而着跟牢確庶有企慕先民之志奮嚮直前少無携貳疑信之端極可嘉愛但檢已而太涉

拘迫視簡而或務勿泛似若放步於古人繩尺
之外是則可慮也幸鐫去此患毋懈其汲汲慥慥
慥之意則殘榾期望從此大矣須以勿忘勿助
爲做着之訣也從兒早從師友之末獲聞其律
躬操心之要患欲斃死努力以塞受中之責而
疾病禍患內銷外鑠荏苒因循蹉到桑榆之景
回顧素心能不自悼也竆廬追悔更無有藉手
地爾或可懲於前而戒於後耶潑所望於左右
者此耳幸勿自畀而自小也所鋝息傳疑義縱
不免不當問之譏然亦可見用意之不淺也

別紙

子思之稱仲尼旣別其衆人通稱之嫌而又於其下繼之以子曰何也

此猶舜典稱帝曰而於舜之初命特稱舜曰者若子思所自言之下直稱子曰則何以別孔子之言乎

此言天命之當然而下四章曰天理何也

此論中和以及中庸故曰天命下章論道之萬殊處故曰天理理通上下之名命卽源頭活處

執中時中果有異義耶

執者操之以揆事者也立之以範民者也其體則極天理之正是名大中其用則酌時措之宜是名時中

中庸之中字配大學至善與明德乎

未發之中卽至善之體也已發之中卽至善之用也中庸是至善也行中庸是止於至善也中和是至善也致中和是止於至善也明德之體卽至善之體而未發之中也明德之用卽至善之用而已發之中也明明德者卽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

君子言德小人言心何也

贊君子之好善故着德字戒小人之肺腑故着心字以所受稟質而言

庸論釋中似不同云云

論語釋中字只言無過不及者盖孔子時異端不甚雖只言已發而人能知未發之意故只言已發子思時異端之害日新月盛其異之惑人在於未發故幷言之

釋道字或路或理或中其訓不同何也

隨本文所指而立解如率性之道以在事物者

而言故釋以路不可離之道以性之德而言故
釋以理道不行之道以過不及而言故釋以中
知之有過不及智愚者之所分行之有過不
及賢不肖之所爲其故何也
智愚出於氣氣者稟於天載此理而靈昭不昧
者也氣淸則睿智出焉氣濁則愚昧出焉睿智
者敏於明故知以常過愚昧者拘於昏故做智
不及此所以過不及之知由於智愚也賢不肖
由於質質者賦於地凝此身而動作運用者也
質粹則由之者皆賢哲質駁則行之者皆不肖

賢者勇於爲故行而必過不肖者昧於道故行必不及此又行之出於賢不肖也然此盖以氣質之未免有偏者言之如知者不能賢賢者不能知若夫兼上智大賢而資生知安行則恐不在此例也此節亦在纂要中

作文之體篇章字句各有律法合字爲句合句爲章合章爲篇篇五章之只說一句不當別爲一章也

以詞章之體議聖人之文亦不見之偏也一句爲一章何獨於此疑之乎

於舜言能擇何也

退溪先生曰擇善是學者事也而於舜亦下擇字者此非論舜之全體特以智而言故下擇字

兩端與論語兩端不同耶

此所謂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而小者是則從其小者大者是則從其大者厚薄亦然非謂執之於大小厚薄之中也論語所謂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無一之不盡也

顏子亦有勇

伊川曰難勝莫如己私而顏子能克之非大勇

子

爵祿可辭似是義而謂之仁何歟

退溪先生曰爵祿人所願戀者非私慾而何無私欲故曰仁

夫子何不直告君子之強而設此二段歟

退溪先生曰直說君子之強則語急而少有味必先言南北強然後說出君子之強方是明白如浩然章黝舍先於曾子也

氣血之強何必舉其方名而名之也

強是勝人爲強則是特氣質風氣之所爲也故

舉其方名而象其風氣君子之强則變化氣質
自勝人欲是學問之功而非風氣之所尚也故
名以而强蓋氣質與德義初非兩樣强但以氣
爲主而滅其理則爲氣血之强以理爲主而率
其氣則爲德義之勇

智仁則固性中所在之德勇亦謂之德耶

在天則於穆不已者勇而以德則實誠矣在人
則自强不息者勇而以性則實信也亦各有攸
屬

知行者乃用力功程而今以知仁爲之德者

何歟

以功而言則知行也以德而言則智仁也非德無以施知行之功非功無以成智仁之德也

費隱分形而上下之道乎

費底卽是隱底非有二物也以其用之廣而無所不在則謂之費以其體之微而不可見聞則謂之隱或以隱爲道以費爲器甚不然若以鳶魚言則鳶魚物也飛躍氣也理之在飛躍上不可見聞者隱也

體之微

如事親之孝從兄之弟貫也所以事親之仁所以從兄之義隱也仁義是事親從兄之根本也故曰體仁義渾然在中漠然無形狀之可見也故曰微

語大語小

大以全體言小以一事言舉全體則極於至大而無外舉一事則極於至小而無間大小以道之隨所在而言非謂道之大小也 右三節幷有先儒說

活潑字同耶

此理流行無所滯礙底是活此理分撒無不昭

著是潑潑以吾道言之則若動若靜常惺惺警
覺無須臾間斷底是活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皆
是我度内不容一物虧廢是潑潑

道不遠人却是伐柯取則之意否

伐柯取則猶有彼此之别而人之為道則道在
當人當記尼悟道詩曰盡日尋春不見春杖鞋
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
分此語亦好

答舍弟舜之 相堯

睽歎未幾情愛鬱結未知君旅裏患鄉亦或如

在家者否家兄塊守窮广索然無意況猶以君輩遠遊攻業爲有異日門戶之兆而豫倚如泰山耳今人學問多以不才爲辭是固不欲向上甘伏扺退者之言志苟立而心苟篤寧有不成之患古人才智何等聰睿而猶以人一己百隨用力則愚下如吾輩者自當萬倍於古人庶有企及之漸前日議到匪爲不勤而尚此趑趄畏避其中心必曰刻苦向進徒見其費了心神而終無脫然之期設使一朝須悟粗見一半分影響如吾儕弱業不可遠成而名不可大就且

人必嗤鄙而不自信從兀坐空堂反有枯落之歎孰若早從名利自立功名也云爾者是曾志不立之病矣我既得名爲人則勉勉修行只欲克得名之義而已緣此而生計較之心則已非人道願須革袪此習要勿纒繞决然向裏也設身無名寥寥蠶死何損於己分上耶當含笑聽天而已餘不拖長

別紙

齊治章首言孝弟慈而康誥之單擧慈者莫是擧一隅而證三隅者耶

固是然或問曰旣擧其細則大者可知
此章章句不釋興字而下章曰有所感發興
起何也
此章之言仁讓之說大體下章之言老老長長
直說其所以民之興起尤似親切故耶不敢斷
以臆見也
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今曰有諸己而
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聖賢之言不
同若是也
此則治平君子之事耳己正則欲正人世之君

子多有己不正而遽欲正人故曰有諸己而後
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豈非切於攻己而
緩於攻人耶

宜其家人傳者引用與詩不同詩言婦人之
賢宜其夫家之人傳者之意君子之賢宜其
婦人卽是刑于寡妻之意耶

固是

宜家人而敎國人者責效之無乃太迫乎

楊誠齋曰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一家
之正又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天

下正矣

不曰幼幼而曰恤孤可得聞耶

慈己之幼人之所易恤人之孤人之所難故孟子言推則自其易者此章言慈則先其難者

上之恤下獨言孤何也

民以君爲父故於四竆之中特言無父之孤

天下平之平字與矩字相應否

不必如是巧剔爲說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平莫如正正莫如方方之所以爲者矩也

一介臣書註言介獨也莫是爲獨夫之義否

惡人之爲災害於國者必皆朋連黨結君子則
未嘗阿附比同而挺然特立如一介物之不羣
非謂獨夫之自絶於民衆也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今日擧賢而不
能先慢也其言之不同何也
用賢之勤已自裁量於見之之前今日擧賢則
豈非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
然後用之之時耶

答舍弟元七 相斗

息餘得書慰滿此心但靠請有欲西之志旋切

爲憊弱年修途氣質難強且暑著病方熾往往有僨越於中路者是時行戒曷有其已設使萬無此虞少輩蔑學遽入場屋不省治官修己爲何等物事而妄有希覬科第之望則其不爲君行先生之罪人耶士子立身要皆有得君爲重而不才無學先欲欺君終無絲毫裨益於吾身上功業而因是爲覆墜家戶殞滅身心者又種種有之能不爲後車戒也君之姿器不凡學術似有成慥慥進進積累時月業可以期古人出仕之地而欲展素志前頭事爲何多讓於古人計

不出此而隨風逐隊滔滔如瞽馬聞鈴則無基之屋無素之繪寧有可成之理耶徒自貽笑於人而已幸絶意外慕理篋歸文殊瀷處尋師力學如鄉時節度也

別紙

不曰窮理言格物者亦有義耶

形而上者理而已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大學之道自下學事物而漸到得天理

格致之前身心姑不可以正修乎

朱子答吳晦叔曰大學之書雖以格致爲用功

之始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即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若曰必俟知至而后可行則失事親從兄之義豈可謂吾知未至而必俟其知而後行哉

太甲之言明德爲明命莫是天人一致而言耶

經言明德而不言夫本乎天故傳者於此引說天之明命中庸首句亦本於此矣

堯之峻德果有過於文王成湯耶

堯之德亦只是明明德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
別有峻德也

鼓之舞之指何以喩之

我擊鼓於此人自跳舞於彼民之所以感發奮
振者其狀正如我鼓而彼舞之云也

盛德至善亦果有分開說耶

以人言之則曰德以理言之則曰善若止言盛
德則渾然難卞止言至善則又似偏欠而不見
渾全故兼二者言之耳

傳者於三綱領章不別立己意而動引詩書

何也

此亦曾子承經之意也經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則傳者之多引古經言堯湯文武之德者所以發明夫子思古之義也

使無訟亦一新民之事而其曰此謂知本何也

虞芮質厥成是箇文王新民之效而不有我之德畏服其心之實豈能然乎所謂明明德者包含在這裏非新民之本而何

旣立明德新民之傳則本末擧矣又其下別

立本末之傳何也

是不察經文之義也經文旣言明德新民而以物有本末一條結之一之不足而又申之於末二節則其本末之義爲重而必欲著明者可見矣

表裏精粗亦有美惡之分裏美而表惡耶

表者人物所共由之義如父之慈子之孝人皆可見是表之著乎外也裏者吾心獨得之理如所以慈所以孝之理人所不見是裏之隱於內也精屬裏粗屬表亦非有美惡之分也

答族侄士瞻 顯斗

謂際得書是審旅體神旺爲慰滿萬協奉老粗遣而虞憂之來謝却不得日用身計了無向人上口底事耳閔歎奈何第念吾門衰替不振天之生槐兄未始不爲眷顧之兆而既畀大德不得其壽降割之酷又何其然也無知後生緣此懈慢以學爲諱肆不顧忌竊恐此非細憂耳若個年少矢心努力息所以保守其規模範圍使一線家學不至墜隳者是乃報答平日之至意而且此學固茶飯生民之不可一日無者也

曷爲外至擧譽誘而有所沮勸於其間哉今君之挾篋摟山正是先獲此意果若着跟立心致得已百之功則以兄遺緖庶有嚮據之地而環門耀大之望復在於君矣孰不豔服而敬愛也耶所詢疑目畧擧前日所聞者以塞問寡之盛耳餘惟冀學履珍嗇

別紙

庸學相爲表裏先儒皆以云云然未諳其所以也

大學修身之本八德之門故曰學者之事中庸

明道之書傳心之法故曰教者之事然非修身八德之學無以施明道傳心之法非明道傳心之法無以究修身八德之學此相爲表裏

又有言庸易表裏者信否

先儒謂庸易相爲表裏盖易六十四卦其理則天命之性也其用則率性之道也而聖人設卦繫辭使民卜筮以趍吉避凶而歸於中正者修道之教也先天之卦天地定位日月代明風雷相薄山澤通氣卽中庸天地位之事也後天之卦五行循環而成造化之功男女相與而致生

養之事卽中庸已發之和也邵子論易曰圖皆從中起又曰先天圖心法也程子論中庸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又曰孔門傳授心法中庸大易同一心法也豈特相爲表裏而已哉此條曾見於記聞錄

誠神互爲體用耶

誠者道之本體眞實而無妄者也神者道之大用妙運而不測者也不言夫誠無以見道之亘萬古而不可易也不言夫神無以見道之體萬物而不可遺也誠爲神之體神爲誠之用而誠

神非二物也故二十六章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卽中庸之道而不貳誠也不測神也中庸一書之旨其果外誠神二字乎

道學道統同耶異耶

陶菴講說曰統如春秋大一統之統當兼統緖看道爲一篇之要故以道學言

微者著云者果有貌狀取譬之義否

權約齋問微者著是小者大之義否大山先生曰不然此如一箇孤舟風起波盪出沒隱見微

茫難見及其風定波平槳棹呈露望之分明前之微茫難見是這箇舟後之呈露分明亦是這箇舟

子思之言與堯舜授受符合則天命率性不兼言人心何也

此句雖不言人心然朱子曰有道心而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爲道心也此既以天命率性立說下來則其謂道心恐管就人心爲道心處拖引說去道心字却抱人心在其中矣或曰命性純乎理而不雜乎氣固不容以人心字着於其間

此亦似矣然只管如是說則率性一句却墮一邊而不足爲一篇之綱領豈有是理耶

放彌六合退藏於密

按彌字及退藏字皆括來易大傳語放者是應事時不是人要放自是心之用如此卷者是事去後不是人要卷自是心之寂如此放拓去事事物物皆有當應底道理而其功至於參天地贊化育此豈非彌六合者耶卷入來寂然而無涯涘之可窺渾然而無端緒之可尋此非所謂藏於密者耶放彌六合是中散萬事也退藏於

密是始末言一理也

一性道教固有一原分殊之可言耶

天爲一原而性爲分殊性爲一原而道爲分殊道爲一原而教爲分殊萬物之理同出天則天之所以爲一原而性之所賦物各不同則性之所以爲分殊也性之具於未發者渾然全體則性之所以爲一原而道之散於萬事者條分派别則道之所以爲分殊也道之當然者無處不然則道之所以爲一原而教之脩爲者隨事各致則教之所以爲分殊也然性也道也教也莫

非天理之自然則所謂分殊者莫非其一原之所在矣此條南塘之說盡矣更不必究索

章句不釋天字何也

陶菴講說曰此天字所包甚闊不可容一二訓釋也

不睹不聞未知屬何等時節也

心經曰未發之前戒懼之心何處着落陳潛室曰未發之前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冥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却不露痕跡

恐懼等耳而庸學所指似有差別何也

中庸之恐懼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人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庸異

戒懼屬靜而愼獨屬動耶

戒懼之義朱子或兼動靜而爲言如答子約書及章句常存敬畏既常戒懼之義是也或專屬靜而爲言如答胡季隨石子重書及章句存天理之本然自戒懼而約之等語是也大抵不兼動靜則敬畏工夫有或闕遺不專屬靜則存省

條理皆無段落所以朱子合二說而明之也

道并行而不悖本文言道而章句言四時日月恐或此道字兼氣而言與一陰一陽之道有異否

四時日月即陰陽也其錯行而不悖者即一陰一陽之爲道也此道字之兼氣與一陰一陽之道有異云者於愚意亦恐未然

答族侄士瞻 顯斗

雪滿窮山蔀屋如冰令人意思索然無復好況可道而第惟窮泉陽德方有一線昭復之理則

斯文旣墜之緖亦與日俱長矣未諳賢史做研
果能及時透到否相愛之地溯嚮不淺承示有
究索質難之義誠極愛尙讀書講明是所謂格
致之一端古人所相與勉力者而若專事口耳
務外不實則亦一小技耳何益於身心哉左右
好古之誠不應如是逐末而向見論經用意過
密稍涉支離穿鑿之病非細憂也動必反已切
實向裏當如古人千言萬語只爲治心行已之
具而傳諸後耳幸潑思而加之意也

別紙

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豈以規模之大而爲外而輕節目之詳而爲內而重耶

不必分輕重說也節目之詳即此德明之節次也規模之大即此德已明之極功也自有先後之序則宜其先言內而後言外然先言外者猶八條目之先言明德於天下者也

至善之目聖人固欲其人人做到故爲大學之綱領然自昔能之者少如顏子亞聖而未必能明新之止於至善則至善云云無乃近

乎懸空題目耶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
變其彀率大學之至善猶大匠之繩墨大射之
侯的學之者雖有智愚巧力之不同然聖人之
昭示準的何嘗爲是而低昂之也
齊治章獨言必先字何也
正修以上一身之事也故云某事在某事齊治
以下體向闊大故齊家章下兩其字治國章下
必先二字耶且未有意不誠而能正心者心不
正而能修身者也治國則或有家不齊而能服

衆者如齊桓之類故云必先齊其家耶不敢質
言
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爲利故食君之祿者
不察不畜朱子或問旣取董子齒角之喻又
引孔子之斥臧文仲妾之織蒲不仁之語而
於小學書則記敬姜績麻之事何也
織蒲本與民爭利且臧文仲當世名卿而有此
纖毫殖利之事故直斥其不仁宜矣績麻本婦
人之功而王后以下皆有職事則敬姜之欲其
明王制昭儉德以防其子驕溢之心非要其區

區謀利於殖產之末何害於義而云云也

疑其格物物字包括得天下無窮事物不特

是日用事物之物而已然章句釋此物字曰

物猶事也此則只貼得日用事物之物釋去

且格物者不過是求知至善之所在苟知至

善之所在於所當然之事所以然之理須一

一窮到苟於所當然底不窮則做事時不能

無差謬於所以然底不窮則於當事處不能

無疑惑然章句釋至善曰事物當然之極且

遺却所以然底一邊何也

既有至善之訓則至善向上乃有所以然底章句固不容着這箇字況所當然底可以止得而所以然底不可以止得乎愚意如此更賜反覆如何

說

安宅說

孟子贊仁曰安宅大哉宅之義也人之營處起居唯宅是須而宅不完緻則臬兀而不自安矣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爲心者也公其理也愛其用也惻隱其發也居之則致中致

和而位天地育萬物一身奠安矣大抵爲仁猶
宅之必居燕養必於斯應接必於斯涵濡浹洽
通透洞徹大而君臣父子細而鳥獸草木無不
各安其位而吾不以所居之宅爲宅而宅於仁
矣其爲宅也鞏固無比嗜欲不能以傾覆也私
累不能以毁敗也是故天子居之則宗廟奠安
皇基永久諸侯居之則社稷恒存土地常有卿
大夫居之則陰陽調順祿位長保士庶人居之
則一家康吉四體不虧尊者居之而不以爲諂
卑者居之而不以爲僭善雖萬端而容之有餘

惡雖一疵而容之不得有所難處而處之不失其中有所不平而處之不失其和耳雖然衆人舍而失之恒有抗悍之患君子順而行之常有優游之樂人皆有之而孰禦之而不居也學者但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曠也

記

天皇山記

文殊一支南走爲金盤金盤之前脊蜿蜒屈曲分三枝而復轉爲一峯所謂天皇山者也東臨虎崖北拱鷹坊不甚壯巨而奇秀佳麗茂大豊

林怪石靈泉允合玩賞之地然不見稱於騷人墨客之口者特靜僻幽隱不以佳勝著名也盖地以人顯而此山之不聞勝乎世即居山者之責耳於山何累但其得名爲天皇甚無意謂也或者謂山自靈異每於旱潦之年禱雨祈晴動輒感應以其有生物濟衆之恩如皇天仁覆之澤故名之予謂湯禱於桑林而得雨是湯之德有以致之非桑林之力也今夫居民之禱于玆山也亦能極致誠虔而有神明感應之理也豈玆山之力能有以雨暘之哉顧惟其地僻陋村

俗愚甞當改稱爲天荒則不害其義也猶其嫌於輕改因俗稱之使居其下者粗有見解則日夕仰止有如皇天之儼臨出往遊衍不敢少有怠忽之心而樂天聽命不隳其天賦之素性愚騃無似者則又畏其神異不敢爲違天犯分之事惴惴顧瞻而務修農桑之業而已然則山之名其亦有功於人矣乎戲爲之記

祭文

祭槐潭先生文 小祥時

嗚呼先生之生斯文有相先生之亾斯文迺喪

至清之氣不世之才學邁前人啓厥方來立學
湖上得聞大方近裏着力向上立程苑有綱領
規模煌煌本之身心敬義夾持燕私不懈動必
有儀和氣春噓于以熙熙河洛之秘鉤幽索玄
究道之原乃出于天著爲圖象以詔來賢因造
璣衡克明至理四時之運無終無始天地以位
萬物以遂究明性理罔或敢墜陶上之誌闡洛
之旨蠶牛析微毫髮辨異以至昆蟲鳥獸草木
無微不達無幽不燭若夫鬼神消長伸屈爰暨
兵人吉凶禍福王覇興亡山川沿革指示明瞭

宛如在目是其爲學所以博約苟假之年深造其極長途肇發胡折其軸協也菲才盖難採化提引陶鎔庶免鄙唾義雖兄翁恩猶父子牖以義方勵以廉耻粤自童丱迨及中歲指類摘疵不遺亘細欲報之德天地悠長胡遽騎箕俾我凉凉一痛腸折髑處堪嚬吾道疇托長夜不晨敢庸觴豆告以平生伏惟先生右我明明

附錄

挽詞　　金養厚

義士淸風下其門又出賢庶紹槐翁學天胡不永年

又　　李樂韶

此別何其荐槐翁已昔年出門十里地寂若無人焉

又　　從兄相達

惟君素履卓凡曹冰玉其心薑桂操不將名

利求於世林下誰知一士高
先春花樹百年村瞻望遙遙桑梓園顧我飄
零無處寄羨君惟作故山魂

祭文

李之元

嗚呼淑氣扶輿大嶠崢嶸儒員之林鄒魯之
鄉篤生君子槐翁是挺行孚家邦多士寔仰
洞合白鹿派傳曲江公居從行獎許不輕力
究本原志存直方一自山頹激厲尤深槐疎
敗塼月沉古潭以是悽凉意倦斯世二竪祟
間膏肓闖歲定力所及時之無恐彼蒼無心

撤我帡幪閫境齊傷遠近咸唁以予無似驥
附蝨賤月日敘晤鄙吝自消今焉已矣于誰
從穀義理淵微哀我無目自爾摧悲控于冥
漠寞漠何知我思如結我觴伊酹我肴[illegible]
公庶諒我顧歆一觴

又　　　　　　　　　　權章錫

嗚呼德行也學問也有如槐潭公之天挺賢
豪寔是嶺士之欽仰而公又高足也劬經析
理忺忘食息誦其書行其道承嫡鉢體遺旨
脗合無間其薰陶漸磨之效施之廣而及之

遠既有富有又積其學而顧可恨者無其年爾戢清明溫粹之氣歛克大光華之才翳然乎土中而莫之爲之者耶於乎猥劣膚淺世篤契好尙提撕之力蒙開發之勤而自視自檢庶無大戾矣今照幽之燭滅知邪之鑑碎倀倀冥途孰扶予顚躓也一痛腸絶視天蒙夢未知公在天之靈俯領我此心耶

又　　金養厚

於乎篤學有志之士例數從不延者何也公萬里之轍見折於中途猶魄翁之靑陽不舒

吾黨所以嗟惜者尤於前也公之於槐翁生
同一室齒間六歲師生而知己也其文章相
伯仲德望相表裏琢磨鑽硏究尋演繹靡所
不同而及其歿也如約信之必踐期會之必
赴後先歸逝天之降喪何如是荐也噫噫悲
夫公問學之蘊見識之精非比凡品之泯然
而化耳其磅礴之氣鬱而不洩耶激烈而轟
發耶豈叱百靈驂虬螭與風雷渙發耶贊化
育滋萬物與元氣消長耶抑洩而爲河海耶
結而爲喬嶽耶不然隨槐翁於修文殿而塗

青點朱贊上帝之功化耶斯文之病極矣後輩之汲綆絶矣安得不噎塞而塡膺哉吞聲出門夕氣戎戎嗚呼

又　　金敬躋

於乎川城一曲賢士冀北孕精溪山遺芬鳶軸槐潭處士於是挺生學究性命理蹟眞精公時幷出發揮數演杜門劬書力行實踐不知年數孜矻究尋綱章含美玉蘊光瀣聲華鴻漸將儀晟世胡不永年芝蘭委翳谷裏遺香復誰之識吾黨日孤後學擿埴嗟我魯忝

夙欽高風遂附蓬麻庶啓盲聾氣求聲應如泉療渴高山景行我息如結夙輪不待萬事風燭苓歇幽軒音斷空谷星霜漸適泉路永隔此生何日更接容儀知音半生絃斷可悲敬薦一單有淚交頤

又　　從兄相達

嗚呼君之辭世如昨而祔廟在明夫何星霜之易適而人事之難必也顧殘門才子生也死也亦係關於運會而古人所謂適來適去者此也吾不敢怨尤於天之予奪而不得不

失聲痛哭者以君溫雅之質篤實之行安若有爲而不得永年而遠就是爲化者而哭也天於吾家未始不厚旣生槐翁繼又得君自先零替之世庶幾光大而擿埴羣蒙庶可賢成門衰祚薄天奪斯速是爲家門而哭也唉予昏蔽雖不能效其萬一而嘗相諏謀論質自分得免爲小人之歸而衰暮界頭遽失此友是哭吾私臆也嗚呼君之影響無處可憑吾之情私無地可慰而第惟君所著若干言貯在巾箱擬欲使子姪謹守傳述庶可資徵

於後日君其知否嗚呼

又

族弟相彥

嗚呼天之生公若將眷顧我門戶而何畀之厚而施之嗇也公姿性溫雅才器穎悟早遊槐翁之門而特蒙奬許以爲異日之進不可量云爾則公之蓄積有素而幷可與學於槐翁之世矣柰之何門祚衰薄後生無祿槐翁既不得壽則公之至冤潰痛無所號告而猶自留意於學問思辨之工杜門專精勵志發憤使槐翁遺緖庶幾修理矣以此身爲傳鉢

之主而累歲沉嬰之疾嘗冐於山樑崩頹之日竟以觀化於不惑之年則公之志業莫遂而先徽之影響從此絶矣余小弟素以虛薄之質猥蒙敎誨十載門屛受恩實多嘗記詔咡之一言曰學本爲己不要爲人君其勉哉小弟雖不能克體其萬一而濺知公平生精力實從爲己上做工夫耳書紳服膺改牖狷滯庶冀有薰化之日矣那意一朝忽失賢師此生刻骨之痛與蓋壤無垠矣於乎公去一朞儀形雖永秘而宅畔孤松晩節惟高箱

頭亂稿手澤尚新是乃公不朽之蹟而可以倣像於當日矣嗚呼

又

從弟相禹

嗚呼余小弟在昔齠齡從諸父老後得聞我曾王考及王考積德累仁空其垂裕後昆而零星不振每疑福善之理無明驗也及其稍長親見我伯父若季父懿行偉德繼開謨訓然後有以知諸氏之聰明才質文辭學業之有自來矣粤在甲子春伯從氏首登上庠自祖宗來積累之發始兆於此而公穎悟之

資篤實之工承龔槐翁旨訣張大我先徽者
專門所擬待而天不畀年中途長逝此何事
也此何理也滿箱書籍非公而孰淳沉復著
誰開曉策勵者亦何人自公歸後貿貿獻譏
隧墮而無稱述之道愚孫不學放倒而失道
迪之方若箇未死之人𤇆以喘息於窮廬爲
榮幸也耶嗚呼

又

族侄顯斗

嗚呼惟公精見邃識衣鉢於吾先子旨訣則
藐余後生未敢蠡管於河嶽高深之如何而

先子嘗爲公稱諷期倚不些時余在幼聞諸
隅側丁寧如昨日事爾噫如公蘊負恨未得
展措於廊廟之上而剕璞齊瑟沮尾于有司
之不明竟以一隱淪歸復于土壽常知舊之
間猶嘖嘖悼惜況乎同堂之內一生知己與
濕相求之地耶竊惟公勵志篤學專精向上
收拾吾先子之遺緒究就其未卒之志業者
寔公分內之事而不幸天又奪之使環門來
裔復有山樑之痛哀我蒙滯於何考德於何
仰倣庶免罔生之歎也悠悠窮宙余懷曷已

於乎哀哉

遺事

公諱相協字君燮號松廬姓裵氏興海人新羅初有諱祇沱以漢祇部長始受姓高麗初有諱玄慶以翊國功臣官太師　謚武烈實裵氏五派中祖也恭愍朝有諱詮討紅羅賊有功受封興海子孫分貫爲籍寔生諱尚志以判司僕寺事見麗運將訖屛居安東金溪村種栢竹名其堂入　我祖朝不二節以士林疏請　贈兵判享鏡光院七世而有諱三

近 靖陵參奉與伯氏臨淵齋俱登陶山門
寔生諱寅吿龍蛇亂倡義殉節夫人李氏亦
幷命士林禮葬之 純廟丁丑旌雙節寔生
諱命全 贈通政大夫左承旨於公間五世
高祖諱興翼曾祖諱應傑祖諱行式 贈通
訓大夫司僕寺正考諱遜 贈通政大夫戶
曹參議妣 贈淑夫人全州柳氏通德郞光
昊女繼妣 贈淑夫人安東權氏重夏女公
柳氏出也生 元陵丙戌七月十七日公天
資穎悟學業早就十一歲丙申冬祖考僕正

公大祥以袖衣垂帶拜參祀事頗有節次座客愕然以爲喪門有知禮童子十二歲與從兄葛後公相達遊槐潭先生門力志篤學多有問答疑目嘗曰二人字爲仁爲天則其必曰至仁者天而得是理者爲人也一仁天之下胡爲聖人胡爲衆人先生以是深加奬許公久讀小學三年不撤外祖柳公愛其劬勤續學撫頂言曰書三年何意也公跪進曰小學是成人之基本十七勝冠御家有法小有過差卽不言不食夫人溫辭而問曰必有所

失於供奉之節歟公少舒顏色夫人亟加孝養隣里咸稱不語中成敘己酉初夏槐潭先生奄棄世公失聲大哭曰此中無復向學之方遂罷意公車之業肄講四子書累中鄉解竟屈禮闈戊午秋自南省馱病歸來十載沉痼隣友勞問病情謂場屋間風雨所惡之致公慨然曰觸冒只是外傷自槐翁歸後至冤潑痛凝結胷肚此病之根蒂已久矣茲於刀圭之暇謄出先生膺學纂要傷引諸家要義爲羽翼原書間以己見添註演義名曰續纂

要又於論孟東輯疑義畧加條辨門下執冊
者多有啓發之力子侄侍湯者嘗以調攝息
寒將爛簡餘紙欲塗壁公止之曰聖賢遺篇
雖破壞虧損皆五經辭義也且群哲諱號在
不可點汚塵土中也已巳十二月二十七日
遂棄世享年四十四葬虎崖山負庚原於乎
公以聰睿之姿穎敏之才幷生槐爺之世帥
禮於髫齔之歲志學於舞勺之年四德次序
之辨理氣偏全之問晝卦下上之理洪範五
行之說載在槐潭集中問目此皆二十前造

詣也苟使先生遐享期頤使公日灑掃於門
循下學上達之序勉行遠自邇之業駸駸入
大中至正之域則其成就豈可量哉噫公之
役于程文豈其素志無何所崇根因於依歸
無所所以托意深遠者不過續纂要二冊本
稿一卷而已至今百有餘年烟煤斷簡一任
塵蠹所侵世無子雲尭夫惜乎冤矣配安東
權氏命岳女媲德無違以孝養舅姑聞生三
男顯麟顯鳳三女李學韶金時健徐郁烈顯
麟三子瓚周球周武周同樞出系義士公嗣

二女孫邦謨金遇輪顯鳳一子達周一女黃
胤九李學韶子顏華金時健子鎭邦女徐在
殷安光近徐郁烈子在敏瓚周一子善禎三
女金樂祜孫昌謨黃泳夏球周二子善壽善
富達周二子善養善文出一女李應淵孫邦
謨子錫基監役女金耀鎬黃守鱗金遇輪子
載璁都事載鼎通政載珣載聲載璐女李植
善禎二子永泰永復三女權宗洛金珠洛柳
成欽金樂祜子燻亨女權相王進士柳相佑
孫昌謨子錫允黃泳夏子在韓女朴勝鎬善

壽一子永和永泰五子東進東魯東正東殷
東翊一女許钁永復三子東爀東旭東燦權
宗洛子斗銖鳳銖台銖金珠洛子仁模永和
一子東極東進三子容煥寅煥錫煥東魯二
子鳳煥鍾煥一女張師鶴東正一女全秉河
東殷一子章煥東翊二子益煥奇煥東旭二
子極煥景煥曰嗣孫東進以其曾考儒齋翁
所撰傳聞錄謀余以記德之狀顧後生蔑識
不敢當之然辭之不獲者竊念公山仰之德
淵微之學曾於槐祖集中槩見鳳一毛豹一

班而其餘則宥文獻杞宋之歎今見儒翁所
實錄則可以徵信百世矣非余所僭妄故敢
撰次如右以竢日後秉筆家采摭云爾
歲甲寅玄臘之上浣再從曾孫善榮盥手
再拜謹書

行狀

公諱相協字君燮自號松廬裵氏受姓自羅
初部長諱祇沱興海爲貫肇於麗季勳臣諱
詮之時其來遠矣累傳至　本朝有曰諱三
近與兄臨淵齋公俱遊退陶門是生諱寅吉

執徐亂倡義死綏是生諱命全 贈左承旨
是生諱興翼郎公高祖也曾祖諱應傑祖諱
行式 贈寺僕正皇考諱遜 贈通政大夫
戶曹參議妣全州柳氏通德郎光昊女繼安
東權氏重夏女柳氏以 肅廟丙戌之七月
十七日生公公穎悟出倫年甫十一歲參僕
正公祥整衣帶周旋有度見者皆以知禮童
子稱焉翌年就學于槐潭公聞見益博多有
講質論辨嘗曰二人字爲仁爲天其必以全
仁者天而得其理者爲人也仁天之下胡爲

聖人胡爲衆人槐翁聞其異之又以小學爲
做人樣子讀之三年不撤自弱冠已御家有
法差有過失輒不語不食待家人摧謝然後
乃假顏色鄕里咸稱不言而敎成焉先是槐
翁編輯庸學要義爲纂要一書公又傍引諸
家註疏以演之名曰續纂要又裒集語孟疑
義逐段辨証一方學者賴以啓發者多公之
力也公嘗以門戶之計叅事公車累中鄕解
戊午自南省病歸朋舊來診之公曰吾之病
根祟已久盖自槐翁之歿歎恨依倣無地痛

結胷臆以成沉痼故也竟以己巳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于寢享年才四十四葬于虎崖山向甲之原噫公以聰敏之姿加切實之工其擇術之正嚮學之勤自齠齔時已然而又與槐翁并時旣造其堂而嚌其胾則公之一生所大耽樂亹亹不倦者不在文辭之末而專用力於經學上矣是以四德次序之辨理氣偏全之問畫卦下上之理箕疇五行之說攷之槐潭集中問目可知而斯皆公二十前所成就者苟使公假之以年而益勵其志得以

大肆力於靜裏工夫以到晚暮之境則見識當益明造詣可益深而古人所謂今年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者不但爾也柰何儒運浸薄造物偏猜才踰不惑之年疾病遽爾乘之可勝惜哉雖然公之平日眞積之工著於續纂要一部其所以羽翼斯文嘉惠來後者固不淺鮮而非俗下詞章之士所可企及也由此言之公之隱約窮閻做得實地工夫以至今百許年語公者皆以學問中人推之公之名可謂不朽而天之所以施於公者豈歟

欲齊於彼而厚於此者耶配安東權氏命岳
女甚有婦德育二男顯麟顯鳳三女李學韶
金時健徐郁烈顯麟三男瓚周球周武周同
樞出二女孫邦謨金遇翰顯鳳一男達周一
女黃胤九李男顏華金男鎭邦徐在殷安光
近其二壻也徐男在敏瓚周一男善禎球周
二男善壽善富達周二男善養善文出善禎
二男永泰永復善壽一男永和永泰五男東
進東魯東正東殷東翊永復三男東赫東旭
東燦永和一男東極東進三男容煥寅煥錫

煥東曾二男鳳煥鍾煥東殷一男章煥東翊二男益煥驥煥東旭二男極煥昺煥餘多不錄曰吾友善榮與公嗣孫東進過不佞曰吾祖下世已百有餘歲近方收拾斷爛之蹟付之剞劂盍賜記德之狀以惠之顧此老廢實非所堪而旣屢辭不獲畧加隱括撰次如右庶幾秉筆者有所裁擇焉爾

歲庚申仲春下浣眞城李康鎬謹撰

墓碣銘幷序

公諱相協字君燮號松廬姓裵氏其先顯自

羅麗麗季有諱詮討紅賊有功受封興海郡
子孫因貫焉生諱尚志號栢竹堂官司僕寺
事 我祖龍興罔僕自靖 贈兵判七世而
有參奉諱三近與伯氏臨淵齋同登陶山門
是生諱寅吉龍蛇亂倡義殉節夫人李氏亦
同殉 旌雙節閭生諱命全 贈左承旨於
公間五世高祖諱興翼曾祖諱應傑祖諱行
式 贈司僕正考諱遜 贈戶議妣全州柳
氏光昊女安東權氏重夏女俱 贈淑夫人
柳氏以 元陵丙戌七月日生公天資穎悟

學業早就年十一遭僕正公喪帥禮持服如成人嘗與從兄相達論天人之理公曰二人字爲仁爲天其必曰至仁者天而得是理者爲人也旣勝冠刑家有法有微過即不語不食夫人自引曰是必妾有失於事親也益加孝謹人以爲不語中成敎時族兄槐潭公遊大山先生門獲聞爲學旨訣公自在家勺己從槐翁學有卦範疑問四德次序理氣偏全之問槐翁深加奬詡公年二十四而槐翁遽謝世痛卒業無所號實如不欲生戊午秋自

試闈臥病歸遂屏棄舉業專意於訓詁向裏
之工始槐翁有所編庸學纂要公重輯諸家
要義間附已見以發揮先儒之旨而羽翼槐
翁之書名曰續纂要又粹論孟疑義畧加訂
辨而未克成書病既革謂友人曰自吾哭槐
翁淩痛結膏遂成根蔕凌非蒲苓所能爲也
以己巳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享年四十四葬
虎崖山負庚原配安東權氏命岳女婦行克
備育二男三女男顯麟顯鳳女適李學韶金
時健徐郁烈顯麟子瓚周球周武周同樞出

爲義士公嗣女孫邦謨金遇翰顯鳳子達周
女黃胤九贊周子善禎女金樂祜孫鼎謨黃泳
夏球周子善壽善富達周子善養善文出女
李應淵善禎子永泰永復善壽子永和永泰
子東進東魯東正東殷東翊永復子東赫東
旭東燦永和子東極東進子容煥寅煥錫煥
東魯子鳳煥鍾煥東殷子莊煥東翊子益煥
奇煥東旭子極煥於乎槐潭先生以絕世之
才承宗師之敎精思力學蔚爲聞儒而和氣
有限壽不永年公生幷一門其姿地見識又

槐翁之亞耳自夫少日劬經勅行盖將有以踵述聲徽恢張門戶而甫踰中身又遽不淑天之於衰氏生才旣不偶而卒奪其齊命抑何哉雖然其所纂著皆有以發明經旨精深該悉足以有辭於斯文而後孫又克昌衍公之所存者固長矣而報施之天其亦不爽矣夫東進雅謹有闡先之誠屬余以顯銘義有不敢辭者銘曰

得之於天溫而穎也家有賢師早就正也覃思纂輯剖肯綮也而不大年其如命也銘以

昭之千禩之永也

鄉後生宋嘉權相翊謹撰

墓誌銘幷序

於乎運會降而氣數漓天之生一才而成一儒蓋靳甚焉爾若槐潭先生裵公之門又有松廬子出醇資實踐伯仲聯徽天地間一種英明之氣萃于一家幷生才德何其盛也旣生之不克遐享而充其有又何閼也噫其可悲已謹按公諱相協字君燮槐翁之五從弟也生 元陵丙戌天資早悟動止夙成自就

學之日已知有向上事業造次不懈十一歲當祖考祥日以有袖衣帶奉奠禮賓頗有節次吊者咸稱知禮童子十二歲在槐翁門與從兄葛後公相達論天人性命之說曰二人字爲人爲天其必曰至仁者天而得是理者爲人也一仁天之下或爲聖人或爲衆人何懸殊也先生大加歎奬與相疑目問答多有契悟久讀小學三年不輟外大父柳公嘉其劬勤撫頂曰一書三年何意也對曰小學是成人樣子雖終身誦之亦不厭十七始授室

治家有法家人少有過失卽不言不食待其自改然後少紓顏色夫人化之終以孝養舅姑聞鄉里稱歎以爲不語中成敎己酉槐翁易簀公以依歸無所慟甚成祟杜門養痾殆十餘年間嘗一造公車以經說中鄉解而屈於禮闈仍泊然無意於世刀圭之暇編出先生庸學纂要爲原書二冊間以己見蒐輯原書之未備者爲續纂二卷於論孟又採摭疑義畧加條辨而病未克爬洗環堵蕭然風雨不蔽子弟或欲以爛簡餘紙塗于壁上公止

之曰聖賢遺篇雖破壞虧損不可褻棄且羣
哲諱號在尢豈不敬念也己巳十二月某日
以疾終于第止享四十四以翌年某月日葬
虎崖山負庚原惟裵氏籍興海遠有代緒上
祖諱玄慶佐麗祖開國以功封太師 諡武
烈我 朝初有栢竹堂諱尚志以麗判司僕
不二節後 贈兵判享鏡光院七傳而至諱
三近參奉與伯氏臨淵齋俱登陶山門生諱
寅吉執徐亂倡義殉忠夫人李氏幷命旌雙
節間公六世祖也曾祖諱應傑祖諱行式

贈司僕正考諱遜 贈戶曹參議妣全州柳
氏光昊女繼妣安東權氏重夏女俱 贈淑
夫人公柳氏出也配安東權氏命岳女生二
男三女男顯麟顯鳳女李學韶金時健徐郁
烈顯麟男瓚周球周武周同樞出女孫邦謨
金遇翰顯鳳男達周女黃胤九瓚周男善禎
女金樂祜孫鼎謨黃泳夏球周男善壽善富
達周男善養善文出女李應淵善禎男永泰
永泰男東進東進男容煥此其世嫡也曾玄
以下不盡錄於乎公以天生聰穎之資受師

門切實之學早年成就已優入宿儒堂域而特爲槐翁大爐鞴所掩世無得以稱其實者然今以槐翁集中所載公問目放之四德次序之辨理氣偏全之别卦畫上下之理洪範五行之說皆發中窾非俗儒之所能覷破而公二十前造詣也倘槐翁遐壽使公日服習門牆駸駸入達材成德之境則豈不成就然眞儒嘉惠後學也今距公沒且百有餘年世日益下趣尚各異語及儒家事業無異坐後天而談先天夫孰知愛公之書而惜公之

不得卒享也哉乃者公嗣孫東進甫賫公稾
幷持其槐翁之孫善榮氏所撰遺事一通責
余以幽堂之誌顧惟魯不文何敢焉辭之者
屢而來請益勤乃敢據本狀而叙次爲銘銘
曰
世遠經殘學術多歧詞章是騖口耳或沽懿
哉維公早審向趨聰穎之資篤實之符槐翁
之門隣德不孤彝倫堂廡道義錙銖山梁一
頹子然孤雛續簒有書厥功孰配窮鄉儒鐸
可振頹李而不永年天意翳翳虎崖之原精

魄攸閑賸馥傳後棗鋟石瘞我最幽德以慰
來裔
庚申立夏節宣城後人金[土奭]拜手謹撰

識

日裵友東進訪我於晩松山亭袖示一冊曰
此吾祖松廬公遺集也事力所拘藏在巾笥
者今百有年所幸賴族大父善榮氏闡發修
述之力方謀鋟布而弁文若狀碣幽堂之銘
備借斯文諸公之手顧公復惠一言顧余非
其人且筆萎辭拙不能褒人潛德旣屢辭而

不獲則乃就攷原本公即槐潭先生周親也先生嘗摳衣湖上倡道一方之時公以妙年英睿登門質業論仁天之一理而慨聖凡之相懸以小學爲成人基本而三年不輟童子而有知禮之稱家人而成不語之教義書算範之問四德理氣之辨俱悉於紀德之狀𡖋不必贅焉竊有所慨者以槐翁之高才邃學三十而夭公又觀化於不惑之年天之於喪氏一時降才始若有意而竟不借其壽究其業者何哉公之平生不喜撰著有庸學續纂

要二卷蓋追述槐翁原書而多嘉惠後學之
功所刋原稿一曷雖甚零星詩文句語冲澹
無葷血氣味書尺問答皆發經旨之要其立
志做工大抵是切近爲己之學也一臠可知
全鼎之味奚多乎哉余有所感者我曾王考
葛川先生與槐潭先生有同門道義之契當
日相奬相與之言悅若儞晨夕而承謦咳公
即湖門之再傳鉢也今於是役不能無情畧
掇數語以識卷端

庚申秀蕡節通政大夫前行中樞院議官

金建永謹識

跋

吾儒之學貴經義而賤詞章經之爲義淵深且奧苟非體認而深得者難乎企及矣我族先松廬公以剛敏之資加篤實之工早登槐潭先生門得聞經旨之要庸學續纂一部可羽翼先生原書而多啓發之功且所著詩文若隻簡片牘雖甚零星皆原於四子之旨非尋常寒暄往覆而已則視諸叔季文勝之世流於華藻口耳之習者遠矣豈非古器之蠡

鼎迷途之指南乎噫公以如是才學壽不踰
中身未克充養志業咳唾之藏弃巾衍者不
過三之一二後孫東進君懼其寢遠無徵裒
稿一弓爲先圖其壽傳續纂則以待後人俾
篤世襲之光甚感矣顧余膚淺忝在族後裔
之末旣艷服公之實學且感東進闡先之誠
畧叙顛末如右
歲在上章涒灘之暮春節族玄孫淵發謹
跋

松廬集卷之二 終

於乎我先祖松廬府君以通明之資切實之
學事槐潭先生於堂廡之列窺其藩而踐其
閫嚌其胾而絜其領蓋見師友淵源之正而
知其學問之粹矣不幸天不假年未克大究
則尚不能無憾又復咳唾之逸而不收而零
星也顧不湮晦之是懼哉其幸而僅存者間
玄奥之秘發淵微之旨熟複有餘輝則非閒
酬酢閒說話之歇后也是可以壽府君於百
世耶念吾家世孱弱自先父兄周南執手之
泣未始非爲日之久而今投遺在孤矣縣力

薄材尤不戛戛乎難哉嘗就族大父善榮氏
謀付剞劂善榮氏卽槐爺曾孫盡心修述無
異先藁其餘敦事諸公亦皆集中所載同祖
後裔也幷力殫誠以竣其功不肖孫陋安敢
萬一於擔夯亘劃也哉祇切追慕之痛而且
感族誼之逈別畧叙始終如是云爾歲庚申
五月日五代孫東進涕泣謹識